

## 引 言

公元前 2 世纪后期，西汉武帝年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公元前 60 年（汉宣帝神爵二年），汉王朝在新疆建立了直接统治机构——西域都护府。此后，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是在汉、唐、元、明、清等中央王朝直接管辖时期，还是在乌孙、高昌王国、喀喇汗王朝、西辽、叶尔羌汗国、准噶尔汗国等地方政权管理时期，新疆都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存在。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民众共同发展了新疆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近百年的新疆历史更是各族民众共同开发、共同建设祖国这块土地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外国侵略的艰苦奋斗的重要阶段。

## 一 内忧外患

### ——中国西北边疆危机

清政府在 18 世纪 50 年代统一新疆之后，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新疆的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沙皇俄国在 19 世纪以后加快了对中亚地区的扩张，以武力侵吞哈萨克草原，并派人到属于中国领土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进行考察，为进一步侵略作准备。同时，英国也在窥视着中亚和中国新疆。

这时的清朝政府却日益腐败，边防松懈，例行的巡查越来越疏漏，巡防军队往往未到指定地点就返回驻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目标，西北边疆地区的危机局面加剧了。

## 1. 沙俄在新疆的扩张

俄国早在 18 世纪末就企图强行在新疆的伊犁和塔尔巴哈台通商，遭到了清政府拒绝。少数俄国商人伪装成中亚商人，或混入哈萨克、布鲁特商队，到新疆进行贸易活动。而俄国对新疆的贸易主要是通过哈萨克、布鲁特商队和中亚商人转手进行的。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加快了对中国西北贸易市场的拓展。1847 年，俄国政府两次照会清政府，要求开放新疆伊犁等地通商，再次遭到拒绝。1850 年俄国再次致函清政府要求在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对俄开放通商。这时已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力日衰，边防废弛，腐朽的清政府担心拒绝俄国的无理要求会引起事端，不得不同意就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对俄贸易举行谈判。

1851 年，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俄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俄伊塔通商章程》。在这个条约中，清政府同意俄国单方面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设立领事，并建立用于经商存货和居住的贸易圈，俄国人还得到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的免税贸易权和片面领事裁判权。

1852年春季，中俄之间在伊犁、塔城两地正式开始通商。清政府派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属下的专任官员分别管理伊、塔中俄贸易事务。俄国商人向中国出售的货物主要是布匹、呢绒等纺织品、皮革和金属制品等，中国出口货物则以各种茶叶为主。

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进口的抵制作用，在伊、塔中俄贸易开展初期，中国方面在贸易额上显示出较多出超。在贸易开展之前一年（1850），中国方面货物输出额较输入额高出一倍多。但此之后，在新疆地区俄国对华出口额迅速上涨，进出口贸易额日益接近。

沙皇俄国当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利益，试图进一步扩大在新疆的权益，他们的侵略也没有停留在经济扩张上，对领土的要求和资源的掠夺成为沙俄侵略的重点。塔尔巴哈台贸易圈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伊、塔通商之后，俄国以贸易圈作为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的桥头堡。俄国利用贸易圈为基地，打着外交或贸易的幌子，干预当地行政事务，扰乱经济，更利用贸易圈和领事馆从事经济侵略和武装强占活动。1854～1855年间，俄驻塔城领事和俄国商人侵犯中

国主权，强占中国领土内的资源，企图霸占在塔城西南已经开采多年的雅尔噶图金矿。俄国西西伯利亚总督咨文伊犁将军，提出该金矿的主权归属问题。伊犁将军复文明确指出雅尔噶图金矿在中国疆域之内，是中国固有领土。但迫于俄国的威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借口金矿不旺，将该矿封闭，并派兵驱逐矿工。

清政府的软弱换来了俄国侵略者更进一步的暴行。在俄国驻塔城领事的带领下，强行驱散在雅尔噶图金矿采金的中国矿工，先后用烟薰、枪杀、投河等手段，残害中国矿工 200 余人，激起当地中国矿工和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矿工代表向塔城管理对俄贸易的章京（官名）萨碧屯呈控俄国人暴行。但萨碧屯与俄国人早有勾结，不但拒绝受理，还枷打了矿工代表。接着矿工们又向塔城参赞大臣申诉，也没有结果。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855年8月26日夜，以安玉贤、徐天堯为首的矿工和各族民众数百人，聚集在俄国领事馆和贸易圈外，用苇子点燃墙外的草垛，火借风势，引燃了贸易圈内住房，至次日清晨，俄国驻塔城领事馆和贸易圈内的栈房、住房、货物等大部分被烧毁，俄国领事塔塔林诺夫和商人在大火之中仓皇逃走。

火烧贸易圈本来是新疆各族人民捍卫中国主权，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但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却又一次在俄国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之下让步。清政府被迫同意为俄国人重修贸易圈房屋，向俄国赔偿白银 13.53 万两，同时判处领导民众斗争的安玉贤斩监候，徐天堯充军。俄国人还得到了在塔尔巴哈台和伊犁两地的俄国领事馆各驻兵 50 名的特权。

在此之后，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胃口更大了，特别是加强了对中国新疆的外交压力和军事侵略。

## 2. 《中俄北京条约》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1860 年 11 月，沙俄借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入侵北京期间调停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扩大俄国在中国权利。俄国政府不仅利用该条约吞并了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又向中国西北伸出了罪恶之手。

清政府统一新疆之后，在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一直行使着有效的管理权，清朝军队经常到边界附近地区巡逻，在常设卡伦线以外，清朝政府还设有移驻卡伦和巡防卡

伦。常设卡伦之外边界之内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部落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部落首领们经常向清朝地方政府汇报情况，交纳贡马，许多部落首领还到北京和承德朝觐清朝皇帝。然而，在《中俄北京条约》中，除规定俄国在新疆喀什噶尔等地设立领事，边境地区免税贸易等内容之外，还声称中国西部边界未定，规定中国西部边疆以山岭、大河及中国常驻卡伦为界，并以中国的内湖斋桑淖尔（今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及中国边界之内的常设卡伦作为划界的标志，为吞噬中国西北边疆领土预设了圈套。

1862年1月，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会议，商讨中国西部划界方案，坚持以中国常驻卡伦线划界，并布置军队全线出兵，强占中国边界之内常驻卡伦线以外的战略要地，以形成在未来谈判中的“假定边界”。事实上，早在《中俄北京条约》之前，沙俄已经在19世纪前半期逐渐蚕食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一些中国领土。在御前会议之后，俄国军队加快了向中国常驻卡伦线推进的步伐。

当年8月，划界谈判在塔尔巴哈台开始。俄国政府以武力相威胁，无理纠缠，致使谈判进展困难。10月，中国西北地区局势动荡，

陕甘回民起义爆发。俄国政府则进一步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按照俄国的要求划界，同时，继续扩大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武装占领。谈判被迫暂停。

1864年9月，在俄国军队的武装压力之下，面临西北各族大起义的滚滚浪潮，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这个文件基本上还是坚持按照中国常设卡伦线为界，有些地方甚至连过去的常设卡伦也划到了俄国境内，文件划定了中俄之间自沙宾达巴哈到浩罕的中俄西段边界，并且规定了“人随地归”的边界人口和土地划分原则，要求划归俄国的中国卡伦在一个月內迁往中国界内，原卡伦移交俄方，在条约签订后240天内建立界牌标志，增设中俄间交涉机构。

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于1869年和1870年订立的《中俄科布多界志》、《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塔尔巴哈台界约》三个子约，沙俄夺取了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约44万平方公里的疆土，同时掠夺了在这些领土上居住的各族人民。在划界过程中，俄国官员利用清政府谈判官员不熟悉边界实地情形，惧怕帝国主义武力威胁的弱点，军事威胁和欺骗讹诈并用，谋得不少侵略利益。

### 3. 清朝统治的腐败

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之后，一度减轻了赋税，民众的负担有所下降。然而，随着政府腐败，套在民众头上的枷锁又一层层加了上去，各族人民不堪重负。

清朝政府在新疆对于各族人民的剥削主要是“正供”和差役两项。所谓正供就是向农民征收粮食、布匹等实物租税。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农民每年要交纳的粮食为总收获量的约70%。南疆农民每年额征粮食66000多担，土布14万匹，都由普通的维吾尔族农民负担。在征税时，各级官吏为了中饱私囊，肆意加征“鼠耗”等各种名目的苛索。所谓差役，就是差派徭役，包括修桥铺路、筑城挖河、运送军台和卡伦物资、柴草，供给过往牲畜、服杂役等，有些还被派到矿山去，采集冶炼铜铁、硝石、硫磺、黄金、玉石等。清朝政府每年接待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族）王公、伯克（维吾尔地区的地方官员）进京朝觐，他们沿途居住、吃喝、行路所需之柴草、羊只、米面及各种畜力，都要当地民众免费提供。南疆维吾尔地区农民还要另外交纳“养廉

钱”，以作为按季发给维吾尔伯克的薪金。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清朝政府政治腐败，各级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增加捐赋，横征暴敛，各族人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新疆各地王公伯克对各族民众也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各级伯克都有清朝政府规定的爵位品级，占有土地和依附于他们的“燕齐”户。牧区的王公及千户长、百户长等也往往占有牧奴，牧民们每年要向他们交纳羊只，他们还利用氏族互助的传统，要牧民提供近乎无偿的劳动。

新疆各族民众还要向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寺院和宗教上层缴纳宗教税收和供奉。新疆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蒙古族则信仰藏传佛教。新疆伊斯兰教徒每年要缴纳农产品收获量  $1/10$  的“乌守尔”税，畜牧和其他收入的  $1/40$  的“扎卡提”税。蒙古族牧民交给喇嘛庙及其活佛、喇嘛的供奉也不在少数。

新疆地广人稀，税收有限，在内地较为安定的时期，新疆地方政府的办公费用和官员薪饷，主要靠东南各省援助，这种经济援助当时称为“协饷”，每年约为白银 240 万两。鸦片

战争之后，清政府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付给帝国主义大量赔款。为了偿还战争赔款，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不断爆发的起义，清朝政府开支大大增加，原来由内地向新疆拨付的协饷难以及时到款，以致到 19 世纪 60 年代彻底断绝。新疆财政更加困难，而这种困难就转嫁到了广大民众头上。

此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的“庚子赔款”，为数四亿五千万两，清政府无法筹齐巨额赔款，只得依靠添捐加税筹集款项，将负担转嫁到全国人民的头上。东南各省为了支付赔款，自顾不暇，无余力像以往那样援助新疆。新疆“协饷”断绝，新疆军事和政务开支的主要财源被堵塞，每年还要分担庚子赔款 40 万两白银，经济更加困难。地方政府贪奢淫欲，别无生财之道，惟有增加税收的名目和数量，搜刮民脂民膏。于是，新疆设立税务总局，还在一些地方建立了税务分局，征收房税、果园税、树木税、盐税、煤窑税、金课银税、牙行税、花捐（娼妓税）、厘金税、柴草税等等。仅仅田赋一项，在原来的定额之外，每石粮加征银一钱五分，还要增收“耗羨”，在有些地方，一石赋粮竟然外加“耗羨”五斗五升！加上各级贪官污吏的敲榨勒索，农牧民所交的捐

税，往往是从前规定赋额的几倍。

清朝统治集团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是导致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的根本原因，也使清朝对新疆的经营难以维持。同时为了弥补亏空，解决财政困难，又削减了边防守备力量，造成边防空虚。如 1842 年，清朝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缩减新疆军费，将处于边防前线的重要军事机构伊犁镇总兵裁撤。1853 年，清朝政府因为粮饷拮据，停止了陕西、甘肃两省调往新疆的换防官兵，规定南疆喀什噶尔等 8 城应设防兵从伊犁、乌鲁木齐绿营中调拨，削减了新疆的总兵力，削弱了边防力量。1854 年，因经费不足，将塔城的满汉各营兵员裁撤了 1/4。由于兵力减少，清军对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边防线的巡视更加疏忽，西北边防和新疆局势面临雪上加霜的困境。

#### 4. 和卓之乱

1757 年，清军和平定以伊犁等地为大本营的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叛乱之后，又击败了在天山以南地区发动叛乱的维吾尔族贵族大小和卓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完成了新疆的统一。大小和卓波罗尼都之子萨木克逃往浩罕，由

于浩罕宗教集团与新疆南部政教合一的和卓家庭有密切的联系，浩罕统治者试图以和卓集团作为他们向新疆南部地区扩展政治和经济势力的筹码，浩罕就成为和卓后裔的庇护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和道光四年（1824），在浩罕军队的支持下，波罗尼都的孙子张格尔先后两次入卡，在帕米尔高原地区进行骚扰，均被清军击退。道光六年夏，张格尔等第三次入侵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南路，很快率军攻下了南疆西部重镇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等地。八月，清伊犁将军长龄、陕甘总督杨春带兵3万余人，进剿张格尔。经过在阿克苏和垆坪附近的几次战斗，张格尔和浩罕军队被击溃。张格尔逃到帕米尔高原躲藏下来。道光八年初，张格尔乘春节清军防备松懈之机，潜到阿图什一带进行抢劫。当地民众奋起反抗，张格尔在撤退途中被清军追上，团团包围在山中，后被活捉，解押到北京处死。

随后，张格尔的哥哥玉素甫和卓于道光十年间入卡进行骚扰。虽然清廷以与浩罕通商和准许浩罕商约在南疆征收浩罕商人的捐税为条件，换取了浩罕统治者不再支持逃亡浩罕的和卓后裔叛乱的许诺，但是浩罕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几次派军队入侵帕米尔

高原的色勒阔尔地区（今塔什库尔干县），同时也没有放弃对和卓后裔的支持。

道光二十七年（1847）7月，已逃往国外的7位和卓后裔迈买的明、倭里罕、伊善罕、铁完库里、克齐克罕、阿克恰干、萨比尔等人为首，纠集1000多名骑兵，从浩罕出发，进入中国境内，先到阿图什附近，胁迫许多维吾尔族居民叛乱。9月，七和卓带领6000余名追随者，在喀什噶尔附近与清军激战。清军战败后，退守喀什噶尔汉城，固守不出。于是七和卓带兵进攻喀什噶尔回城，在浩罕商人的内应下，不久就得手了。七和卓一方面组织兵力轮番围攻喀什噶尔汉城，另一方面分兵攻打英吉沙尔、叶尔羌、巴楚等地，并拆毁台站、卡伦，杀台兵，切断了清军的通讯。一时南疆形势紧迫。

清政府急忙授陕甘总督布彦泰为定西将军，奕山为叶尔羌参赞大臣，调集大军，分别由甘肃和伊犁两路增援，同时还调集了乌鲁木齐、喀喇沙尔等地的驻军驰援。清军很快击败了英吉沙尔等地的叛军。到11月初，收复了喀什噶尔回城，并解除了汉城重围。迈买的明等人携带掠夺的银两，裹胁维吾尔族居民37000多人逃往浩罕。

咸丰年间（1851～1861），和卓后裔的叛乱依然不断。1852年，铁完库里和卓、倭里罕和卓等先后4次窜入喀什噶尔、乌什等处卡伦、村庄，抢掠烧杀，进行骚扰。清军一旦出击，他们立即逃出卡外。1855年，浩罕和卓玉散霍卓依善与在喀什噶尔经商的浩罕商人伯岱里勾结，到喀什噶尔一带作乱，但刚刚进入阿图什附近的维吾尔族村庄，就被当地维吾尔族民众活捉，解送到喀什噶尔。铁完库里和倭里罕入卡骚扰，当地维吾尔族民众在阿奇木伯克迈买特热依木沙组织下，固守卡伦，保卫家乡，与清军配合粉碎了和卓后裔的入侵。

曾经支持张格尔叛乱的阿图什大阿訇密尔爱玛提，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与和卓后裔倭里罕勾结，伺机叛乱。密尔爱玛提数次派人到浩罕去，与倭里罕联络。他还秘密串联，制造武器，囤积粮食，等待叛乱时机。1857年，南疆重镇库车办事大臣乌尔清阿滥派差役，镇压抗议群众，激起民愤。1857年6月，浩罕唆使倭里罕乘机再次入卡，密尔爱玛提带领3000人接应。叛军在喀什噶尔回城南门外放火，浩罕商人4000余人在城内放火，回城很快失守。随后叛军又包围了喀什噶尔汉城，攻克英吉沙尔回城，侵占了巴楚、柯坪、叶尔

羌、和阗等地的许多村庄，切断了喀什噶尔所属东路台站的联系。倭里罕在所占领的地区征收马匹、武器和重税，强化宗教统治，强迫百姓惟命是从，稍不如意则立即杀掉。倭里罕为人多疑，喜好亲手砍杀冒犯者的人头，被他和帮手们杀死的不下万人，无辜者的被砍下的人头曾堆起了 4 堆两丈四尺的塔。

是年 7 月，清军筹措粮饷，分别由伊犁和乌鲁木齐调集援军，在各族民众的支持下，很快收复了失地，击溃了倭里罕，将他们赶出边境。犯下种种暴行的倭里罕不久以后患疯病，精神失常了。不久，俄国军队侵占了浩罕，将整个中亚变成其殖民地。浩罕统治者以和卓后裔为工具，试图分裂中国领土的企图最终未能实现。

## 5. 19 世纪 60 年代新疆各族民众 起义

1851 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军转战数省，定都南京，建立了政权，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接着，中原地区又有捻军起事，陕西和甘肃的回民也群起暴动。这些对新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太平天国的告示曾张

帖在塔城的墙上，陕西起义的回民也曾派人到伊犁进行宣传鼓动，参加河州起义的回族阿訇妥得磷秘密来到乌鲁木齐，潜伏在参将索唤章的家中，暗中串连四周各城的回民，连库车等地的回民都受其指挥。新疆各地形势十分紧张，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863年3月27日，起义首先在伊犁爆发。为了响应陕西的回民起义，伊犁绥定的200多名回民在首领马二、杨三星率领下，猛扑塔兰奇城，惠宁城的回民也随即行动起来。但是，伊犁是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中心，清朝驻军很多，力量强大，伊犁将军立即调集马队镇压。起义失败了，马二和杨三星被杀害，100多名回民被关入监牢。

1864年，库车的维吾尔族和回族民工发动起义。他们都是交不起赋粮的贫苦农民，被清朝官吏驱赶到渭干河中挖河修堤，不少人已被冻毙和饿死，监工的满、汉官吏和维吾尔族伯克却在暖和的帐篷中花天酒地，尽情享乐。6月初，挖河民工们忍无可忍，举起砍土镩和铁锹，杀死了满、汉官吏和伯克，浩浩荡荡地向库车城进发。城中的维、汉和回族贫民起来响应，杀死了办事大臣萨灵阿、库车郡王阿合买提、阿奇木伯克库尔班等。库车农民起义的